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Linguistic Morphology Theories
and Morphological Study of
English and Mandarin Chinese

语言形态理论和 英汉形态研究

■ 薛琳 著

张十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语言形态理论和英汉 形态研究

**Linguistic Morphology Theories and Morphological
Study of English and Mandarin Chinese**

薛 琳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形态理论和英汉形态研究 / 薛琳著.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9.4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ISBN 978-7-5663-2034-6

I. ①语… II. ①薛… III. ①英语-形态(语法)-对比研究-汉语 IV. ①H314②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0393 号

© 2019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语言形态理论和英汉形态研究
**Linguistic Morphology Theories and Morphological
Study of English and Mandarin Chinese**

薛琳 著

责任编辑: 刘丹

助理编辑: 陈培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64492342
网址: <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9.5 印张 165 千字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2034-6

印数: 0 001 - 1 000 册 定价: 36.00 元

本书为北京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资助项目，项目编号：**FRF-BR-17-007B**。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顾问：胡壮麟 吴元迈

专家编委会

主 任：王立非 金 莉 许 钧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立弟	王 宁	王守仁	王克非	王初明
牛保义	文 旭	文秋芳	石 坚	申 丹
冉永平	宁一中	朱永生	朱 刚	仲伟合
刘世生	刘象愚	许德金	严辰松	杨永林
杨金才	杨信彰	李 力	束定芳	何其莘
辛 斌	沈 弘	张 冲	张克定	张绍杰
张春柏	张德禄	陈建平	罗选民	周流溪
姚小平	顾曰国	徐 珺	黄国文	盛 宁
韩宝成	程晓堂	程朝翔	虞建华	谭载喜
熊学亮	潘文国	穆 雷	戴曼纯	

总策划：刘 军

总 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最新推出了大型外语学术专著系列——《当代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请我为文库写序。借此机会，谈谈我个人对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一些认识和感受。

综观 21 世纪的外国语言文学，就其语言学研究而言，形式语言学理论和功能语言学理论继续对抗和对话，认知语言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发展迅速，各种语言学的理论思潮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语言事实；在应用方面，语言学更加广泛地与多学科交叉，运用和借鉴包括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生态科学、经济学等各学科在内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不断凸显语言学作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学科的地位。就其文学研究而言，英美文学研究受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文学及文论研究都关注文化全球化与本土性的关系。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引发了文学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后殖民性的思考，文学和语言学研究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日益明显，文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引入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如话语分析等，反之亦然。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在全球化和中国入世以后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更加密切，发展更加迅速。

同时，我们仍清楚地看到，国内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依然存在“三张皮”现象：第一张皮是“汉语与外语”研究的合作与交流不够；第二张皮是“语言与文学”研究的沟通与对话不够；第三张皮是“英语与其他外语”研究的来往和交叉不够。这“三张皮”极大地阻碍着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

这套文库的设计体现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学科融通的思路，是一个开放和创新的学术平台，是各种研究的阵地和各方学者的家园，而进入文库的研究成果都经过精心挑选，出自学有专长的博士和学者。我衷心地祝愿这朵“原创的小花”在繁花似锦的学术花园里开得绚丽多姿，并愿有更多的学者去关心和呵护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立非

2019 年 2 月 1 日于北京望京花园

前 言

语言形态研究在语言学发展史上是一个传统而又前沿的研究领域。历史比较语言学和 19 世纪早期的结构语言学中“形态”是针对语言形式的研究，后来随着结构语言学、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及语言类型学的发展，语言形态的研究对象逐渐固定在小句以下的针对语素、词和词的构成的研究。近些年来应用语言学的发展表明，针对语言外部的研究应用语言学（如语言习得）和社会语言学（如语言演变）也和语言形态密不可分。形态是语言的底层概念。

通常研究者们公认，英语属于形态丰富的印欧语系语言，是屈折语，汉语属于缺少形态的分析语（或孤立语）。就形态表征来说，两种语言差异较大。在此意义上的形态属于句法形态或屈折形态，可以说是对狭义的语言形态的理解。本书中提出的形态研究指广义的语言形态研究，即包括词的构成和句法形态手段。在广义的语言形态框架中，有关词的构成手段、词法形态表征、句法形态表征都被作为描写语言形态表征的指数。

本书对语言形态研究采取二分法的观点。一方面，认识语言形态的形式采取二分法。语言学发展史上一直存在关于语言基本单位的讨论，以语素为基本单位还是以词为基本单位是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分析复杂词（complex word，相对于简单词即 simple word 而言）的形式和内容的问题上。有的研究认为词的内部形态结构把语素作为最终节点（例如 Selkirk, 1982），也有研究认为具体的语素是有组合规律的序列（例如 Crysmann & Bonami, 2016），还有的研究认为复杂词的内部并没有区别于语音结构的形态结构（例如 Stump, 2001）。二分法的观点则认为，语素和词之间不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也不是并列的关系。语素具有独立的语言形式、意义和语音形式，在不同类型语言中，表现形式有明显差异。词的概念具有社会属性和心理属性，词汇是动态的，处于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受到社会文化以及认知心理因素的影响，不同语言世界中的词的表征具有个体差异。这一观点建立在“词作为语言单位的实体内容由它所包含的形态元素决定”的认识的基础上。近些年形态学研究领域又提出了“语言指数（exponent）”的概念（Matthews, 1972; Anderson, 1992; Stump, 2001, 2016），这一概念涵盖了所有形态语义特征的最小语言形式。另一方面，认识语言形态的功能，即解释语法架构的基本特征的功能采取二分法的观

点。传统理论把形态的功能一分为二,把广义上派生形态的构词功能和屈折形态的语法功能区别看待,认为是没有联系的两个方面。现代形态学理论认为形态构词特征和屈折形态的语法特征是一个连续体,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作为最小意义单位的语素是这个形态连续体中的表征。最典型的例子如英语中的“-en”在“woollen”中是派生形态,而在“eaten”中就是屈折形态。同理,汉语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本书的论述建立在以下几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

第一,世界上的语言呈现多样性,语言之间的差异大于相似性。语言形态研究是从描述语言的多样性开始的,终极目标是发现共性规律。

第二,语言形态包括词法的形态和句法的形态,两者不是完全独立的范畴,而是一个连续体。

第三,在一种语言的内部,形态具有系统性特征,既有构词的功能,也有解释语法架构的功能。

本书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针对和语言形态研究相关的基本概念、重要理论观点、研究对象、范畴划分做了梳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至第五章,从词的派生、屈折形态和复合词三个方面对语言形态问题分别以英语和汉语为例进行描述性研究。这一部分针对英语和汉语的形态特征,列举了大量语料。第三部分包括六、七两章,论述了形态作为独立的语言学分支,和语法研究及词汇语义研究的区别与联系。第四部分是第八章,着重于始于语言内部的形态理论研究在语言习得和语言演变这两个语言外部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语言科学应用研究的潜在研究问题。

语言形态研究起始于最小的具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围绕语言学的根本问题即语言形式和言语意义的离合关系问题展开,涵盖了语言形态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词法规则和心理词库、形态与词汇句法和语义的多维联系、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能力的共性等多个维度,是一个看似没有终点的研究领域。基于这一认识,本书内容也包括目前仍在讨论过程中的形态学的研究问题和发展趋势。

著 者

2019年2月

目 录

第一章 什么是语言形态	1
第一节 什么是语言形态	1
第二节 基于词的形态研究和基于语素的形态研究	4
第二章 语言形态的基本概念	7
第一节 形态和词汇	7
第二节 词汇知识	9
第三节 词的单位	10
第四节 语素的单位	13
第五节 形态中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15
第六节 1960 年以来的语言形态学	17
第七节 形态分析	18
第八节 形态的能产性	21
第三章 派生构词	29
第一节 屈折和派生	29
第二节 派生构词	32
第三节 英语词性转换构词方式	37
第四节 英语中的拼缀词、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词	39
第五节 汉语中的语素和词	41
第六节 汉语的派生构词	42
第七节 汉语中的其他构词方式	44
第四章 屈折形态变化	49
第一节 什么是屈折	49
第二节 屈折形态特征的类型	51
第三节 形态意义上的屈折和句法意义上的屈折	52
第四节 汉语的形态和词类	55
第五节 汉语动词使用中体现的屈折形态变化	58

第六节 汉语中带来屈折形态变化的虚词·····	62
第七节 作为功能语素的汉语中的量词·····	67
第五章 复合词 ·····	71
第一节 复合词的概念·····	71
第二节 复合词的组成元素·····	72
第三节 英语中复合词的分类·····	74
第四节 复合词和短语的区别·····	78
第五节 汉语复合词的分类·····	79
第六节 汉语复合词的词类·····	82
第六章 形态和语法 ·····	85
第一节 形态和句法·····	85
第二节 形态和句法配价·····	87
第三节 汉语的语素类别和语法功能·····	90
第四节 语素等同单位·····	94
第七章 形态和词汇语义 ·····	95
第一节 语言形态层的语义解释·····	96
第二节 形态能产性和语义变化·····	99
第三节 形态与词汇·····	101
第四节 英语构词的形态语义·····	103
第五节 汉语名词动词构词的类型和内部语义关系·····	105
第六节 词汇化和汉语构词·····	107
第七节 词汇意义的类型·····	110
第八节 跨语言的词汇语义研究·····	112
第八章 形态与语言外部因素的联系与应用研究 ·····	115
第一节 形态和语言习得·····	115
第二节 形态和语言演变·····	119
索引 ·····	123
参考文献 ·····	129

第一章

什么是语言形态

语言形态的研究是针对词的内部结构的研究，一方面包括词的构成形式、词的结构和意义之间的联系乃至词的构成规律和规则，另一方面由于语法意义的改变往往体现在词的结构改变或者功能语素的变化，形态也包括词的结构和语法意义之间的联系。

什么是形态？什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形态？语言形态的研究是否属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言形态研究什么问题？语言形态有什么作用？本章拟针对这些问题对语言形态做一宏观意义上的分析。

第一节 什么是语言形态

“形态 (morphology)”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德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以及哲学家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的著作的与生物学有关的语境中。从语源学上讲，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morph-”意思是“形状，形式”，那么“morphology”就是对形状、形式的研究。在生物学中，它指对有机体的结构和形式的研究。这个术语借用到语言学中，就可以定义为研究词的内部结构的语言学分支，以及对词构成心智系统的研究。

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语言形态学的例子，这是由于语言是社会性的，词汇的使用和演变比语法更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人们需要不断理解和接受新词，这就是语言形态学在生活中的体现。例如，脱欧“Brexit”一词，相当于“Br-”和“-exit”的组合，前者代表“Britain”，后者代表“exit”。“exit”这个部分具有一定产出性，由于在英国脱欧之前已经出现了如“Grexit (Greek + exit)”和“Frexit (France + exit)”，“exit”有演变成一个

词缀的趋势。又如,最近社交媒体上有个热词“精芬”,指的是“精神上的芬兰人”的简称,泛指像芬兰人一样不爱社交,极度注重个人空间的人。这个词首先是个借用词,来源于对英语“spiritually Finnish”的翻译,其次是个缩写词。又如,在一句英文歌词中,“Unbreak my heart, uncry my tears”,虽然不存在“unbreak”和“uncry”这两个词,但我们根据前缀“un-”的含义,可以推断这句歌词的内涵意义,这是在特定语境中构成新词的例子,体现了“un-”作为语素的能产性。所有人类都有产出和理解新词的能力,规律因语言类型不同而不同。

“形态”一词起源于希腊语和德语“Formenlehre”一词的对应,意思是“对形式的研究”(Matthews, 2006 转引自 Hugoe, 1934)。在 19 世纪早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中,“形态”(morphology)和“句法”(syntax)没有明确的界限,在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的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姆斯基(Chomsky)的形式语言学研究中,形态和语音及句法研究相互交叉,对语音、构式、意义和词的形式都给予了关注。功能语法针对“小句以下”(below the clause)把词及词的组合划分为名物组(nominal group)、动词组(verb group)和状语组(adverbial group),分析各个组合潜在的语义和语法功能(Halliday, 2004),形态系统属于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的范畴。在语言的使用中,词的形式变化会引起语音意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改变,这在大多数语言中是普遍现象,只是变化的程度、形式和规律不同。在 20 世纪语言学研究中,“形态”多指对词的研究。针对英语来说,形态和句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例如时态的改变就涉及词的形态的改变。可以说,“形态”是对词形和词法的研究,是语言各个单位中的一个层级。

在多样化的语言学理论和流派中,各种语言都有针对词的分析的理论,通常都采取分类的方式分析。试图建立起普适性的形态规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所有的语言都有词和语素,词和语素是语音的基本单位。在针对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理论研究中,格(case)被分为“名词格(nominative)”与“宾格(accusative)”,“数(number)”被分为“单数(single)”和“复数(plural)”,“时态(tense)”被分为“现在时(present)”和“过去完成时(past perfect)”等。这在 19 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中占有重要地位(Matthews, 1974, 1991)。形态特征体现个体语言的类别,英语的屈折语素位于词尾,例如“car”和“cars”体现数的区别,“run”和“runs”体现人称的区别,“knock”和“knocked”体现时态的区别。又如,“bird”或“birds”,“die”“died”或“dying”都包含了最小的

名词或动词；由于语素“-s”“-ed”“-ing”不同，使得这些词的语法意义有区别。又如，“I find this weather tries me very hard”和“a trying day”中，动词“tries”和形容词“trying”存在形式和意义上的联系。

汉语在表面形态上是方块字组合成词、短语或句子，语素和词外形形态上没有区别，主要是意义上的区别。汉语中的虚词充当了屈折语素的作用，例如“我”和“我们”，体现了数的区别，“看”和“看过”“看了”“看着”体现了时态的区别。古代汉语中少有屈折语素，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主谓关系、动宾关系都靠意义来体现。汉语被视为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文字类型独特，语篇上重意合，因而具有独特的形态特征。

形态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在语言不同用法和构式中对词的形式研究，是对词的内部关系的处理（Matthews, 2006 转引自 Peter Hugoe, 1934）。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 Bloomfield 在形态和句法之间划分了界限，也有一些结构语言学家认为形态等同句法，例如，Harris（1951）的形态学观点中包括了词、音节和句子单位。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乔姆斯基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Chomsky, 1957）当中，受到 Harris 比较深刻的影响，把类似于“trying”的一个词看作两个独立的单位的序列，即“try-”和“-ing”的组合。1960 年代以后，根据当时的语法理论，“词（word）”是各个语言单位层级系统中的一个单位。例如，在“They are trying hard.”这个句子中，“are”和“trying”在语法层级系统中是在词的层级上的两个单位，也被认为组成了“are trying”一个短语（phrase），即在短语层级上是一个单位。同理，“they”和“hard”各组成一个单个词的短语。如果上升到更高一级语法层级，“they”“are trying”“hard”三个单位组成了一个小句（clause），小句再组成句子。因此，句法在传统上研究的是短语、小句和句子的问题。那么，一方面，形态则研究的是词的问题。然而，形态无法和句法完全分离开被独立对待，这是由于，正如在短语的层面上，“are trying”包括两个词，“trying”这个词又包括两个元素“try-”和“-ing”，由此又联系到形态的问题，另一方面，形态的分析也适用于语义层面。仍以“They are trying hard.”为例，“are trying”标志了现在进行时态，表达了正在进行的动作的意义。如果变化“try”一词的形式，如“They try hard.”或者“They have tried hard.”，表达的语义就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形态涉及的“时态（tense）”的问题。

形态学研究的方法有两个路径：分析与综合。前者把语言拆分成最小的单位进行研究，后者关注各个语言单位组合成词的规律。这正如语言理解与产出的过程，说话者当看到或听到他们没接触过的新词时，会把这个

词进行切分和形态分析，而当他们创造新词时，就会把心理词库（mental lexicon）中已知的组合单位合成为新词。

形态学对词的内部结构的研究是通过识别和研究语素（morpheme）实现的。语素是具有语法功能的最小语言单位。以英语为例，一个语素可以是一个词，例如“hand”，一个语素也可以是词的有意义的一部分，例如“-ed”。语素的另外一种解释是音和义的最小结合体。

本书的论述以下面几个基本原则为基础。

第一，世界上的语言呈现多样性，语言之间的差异大于相似性。

第二，语言形态包括词法的形态和句法的形态，形态学区别于句法学、音系学等语言学分支。

第三，个体语言内部形态具有系统性，各种语言的形态具有多样性。

第二节 基于词的形态研究和基于语素的形态研究

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组合和聚合的方法解释，形态研究也包括组合轴上的研究和聚合轴上的研究。前者关注小的语言组成元素如何组合成更大的语言单位，后者关注具有共性特征的一系列词在构词上形成的范式（paradigm）。以“careful”为例，从组合的角度看，包括“care”和“-ful”两个语素，这是组合序列上的特征。从聚合的角度看，“careful”属于一类具有共同形态特征的词例如“dutiful”“beautiful”“doubtful”“grateful”“masterful”“forgetful”等。例如，西班牙语中存在动词构词的范式（以下各例引自 Plag, 2003: 180）。

canto	I sing	唱（第一人称单数）
cantas	you sing	你唱（第二人称单数）
canta	she/he sing	她/他唱（第三人称单数）
cantamos	we sing	我们唱（第一人称复数）
cantais	you sing	你们唱（第二人称复数）
cantan	they sing	他们唱（第三人称复数）

生成语法中基于词的形态研究理论由 Aronoff（1976）提出，不把词切分成更小的元素分析，把归纳词在普遍意义上的形态图式（morphological schema）为目的。早期的生成语法理论以小句为语言研究的基准单位，

认为句法和语音是语言分析的两个重要方面，忽略形态的研究。Anderson (1982) 在 “Where is Morphology” (形态学在哪里) 一文中指出，词的结构和句子结构有着根本的不同，应该单独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层面。

基于语素的形态研究把词切分成更小的单位语素，关注词的构成规则，即词法 (word syntax) (Selkirk, 1982)。

形态的作用也有两方面。一是形成新的词，即构词功能 (lexeme formation)。形态可以改变词性，例如：

动词——名词	amuse—amusement
动词——形容词	impress—impressive
名词——形容词	monster—monstrous
动词——名词 (汉语)	学—学者

形态可以增加新的意义，例如：

增加否定意义	happy—unhappy
	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
表示重复的动作	wash—rewash
	就业——再就业

形态另一方面的作用在于当不需要构成新词时，只在词根上变化词尾就可以达到语法意义的改变，这一点对于屈折形态丰富的语言尤为适用。因此，一个词 (lexeme) 往往有一组词的形式。例如，“walk” 可以有 “walk” “walks” “walked” “walking” 一组形式。

拉丁语、俄语、古希腊语和古英语比现代英语有更多的屈折形态变化。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屈折形态变化也大于英语。而汉语属于屈折形态变化极少的语言。

第二章

语言形态的基本概念

对于“什么是词”这一问题，语言学家们很难给出统一的明确定义。不同语言中词的形式和内涵不同，同一种语言口语体和书面体中词的形式和内涵也不同。由此引出形态语素的概念，语言学家们普遍认为语素是具有意义的最小的语言单位，进而涉及一系列和语言形态有关的基本概念，如语素、自由语素、粘着语素、词缀、词、词干、词根、词汇、词库等。

语素的主要功能是构词，能产性是语素构词能力的主要衡量标准，能产性受到语音、形态、句法、语义和语境因素的限制，这些方面的制约因素决定了不同语素的能产性的高低。能产性可以被描述，也可以量化。

第一节 形态和词汇

形态(morphology)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包含词形和构词规则，属于词法，也包括部分语法。形态是研究语言系统和自然语言的底层概念。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形态特征有共性，更有显著个性差异，所以形态也是语言类型学探究语言本质的主要工具之一。印欧语言是屈折形态语言，汉语是非屈折形态语言。汉语的形态包括语序、虚词变化引起的语法意义的变化(卢英顺, 2005)，也应该包括语音节律层面(刘丹青, 1993)。

词汇的概念包含了词的语音和形态(Booill, 2005, 2007, 2012)。“词库”(lexicon)是一个语言中具有特异性(idiosyncrasy)的词汇单位的总体，存储在语言使用者的头脑中，所以又称心理词库(董秀芳, 2004)。词典中的词条(lexical entry)以词汇个体的形式呈现语音、句法、意义方面的信息，而形态规则是在更抽象的层面以概括的形式总体呈现这些信息。可以说，形态是抽象概括的词法，形态形成一套构词规则，在一定程